

文通版

红楼梦

鉴赏辞典



HONGLOUMENG
JIANSHANGCIDIAN

问世30年
畅销500万
精中选萃 再续新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红楼梦

文通版

鉴赏辞典

HONGLOUMENG JIANSHANGCIDIAN

孙逊 孙菊园 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鉴赏辞典：文通版 / 孙逊, 孙菊园编著.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26-4916-7

I. ①红…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红楼梦》—
鉴赏—词典 IV. ①I207.41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587 号

红楼梦鉴赏辞典·文通版

孙 逊 孙菊园 编著

责任编辑 / 吴艳萍 特约编辑 / 李 宾 装帧设计 / 姜 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1 字数 646 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916-7/I·371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316-6658662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中国古代小说名著鉴赏系列”之一。

《红楼梦》是一部清代长篇小说，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此书问世不久便广受读者热爱，至今，关于此书的作者及其家世、版本、思想和艺术成就，尤其是对其失落的后四十回原貌的探究，仍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红学热”似迄今无退温迹象。为了使现在的广大读者充分了解《红楼梦》的精华，深入认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我们特邀资深古典文学研究家孙逊、孙菊园等先生从以庚辰本和程甲本为底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20回本《红楼梦》中遴选了38个主要情节和36名主要人物，分别进行“故事情节鉴赏”和“人物形象鉴赏”，力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和谐统一，以适应多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全面地解读《红楼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能力。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八月

前 言

——简论《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

孙 逊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无上瑰宝。对于它，正像一位美学家所指出的：“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在这已经说过的千言万语之中，最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所作的最言简意赅的概括。

那么，《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它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一个人物家庭的彻底败落，并由此把批判的锋芒伸向了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预示了业已腐朽的封建阶级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明清之际，我国小说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人情小说一支发展尤其迅速。但在这时期涌现大量作品中，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弊病，即支配着人物命运及其结局的，不是生活本身的规律性，而是某种封建的观念，诸如因果报应的善恶观念，或是科举名教观念。因而无论是小说的情节或是人物的命运，最后都必须屈从于这种观念，而拼凑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这种使生活屈从于观念的倾向，即使在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也难于幸免。

明代后期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类小说就大都贯穿了一个“劝世”的宗旨（所谓

“警世”、“喻世”、“醒世”，都是“劝世”之意），宣扬了劝善惩恶的观念（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昭昭，丝毫不爽”），因而小说中善的、美的代表，最终都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像《卖油郎独占花魁》，美娘遭辱而恰遇秦重，秦重所义养的莘善夫妇恰又是美娘的父母，最后秦重又找到了自己的父亲老香火秦公，于是“一则新婚，二则新娘子家眷团圆，三则父子重逢，四则秦小官归宗复姓：共是四重大喜”，加之以后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真可谓圆满无缺；又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尽管薄情的莫稽企图杀人害命，但最终还是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段，通过改变金玉奴的地位，使之终于团圆，对杀人犯只是“棒打一阵”了事，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此轻易地以喜剧的方式收场；凡此种种，为了“证明”善恶因果观念而硬是凑成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在明清话本小说中比比皆是。

在明清之际诞生的中长篇章回体人情小说中，则更是充斥着为宣扬科举名教观念而凑成大团圆结局的作品。《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就是这类作品中比较好的代表。这类作品尽管人物情节有异，但其大旨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最后是“天子赐婚，宰相嫁女，状元探花娶妻：一时富贵，占尽人间之盛”；正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子。这类作品之违背生活和悖于情理更是显而易见。

《红楼梦》则不然，它正如作者在开卷第一回所声明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里所谓追求“真传”而反对“穿凿”，便是指严格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由合而离、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彻底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的大团圆格局。即便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续作者在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出家问题的处理上，也已显示了他高出于同时代作家的思想水平；更何况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荣宁二府的社会家庭悲剧和大观园青年男女的爱情命运悲剧远要比现在所看到的悲壮得多！那是一个真正的惊天动地的人间大悲剧：贾府“事败抄没”后，“子孙流散”，“破家灭族”；其中远嫁的远嫁，被卖

的被卖，惨死的惨死，出家的出家；有很多人，包括宝玉和凤姐，还曾被捕下狱，后来宝玉和宝钗结婚，身边仅留下麝月一人为婢，穷困到“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地步。最后，宝玉出于对封建家族的憎恶和绝望，“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从封建家族中反叛了出去。整个荣宁二府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四大家族以“一败涂地”即彻底的覆灭而告终。试想，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一部作品这样无情地写了一个贵族家庭和那么多可爱生命的毁灭，而且是那样彻底的毁灭？！

诚然，《红楼梦》之前的《金瓶梅》也写了一个家庭的衰落，但支配着那个家庭衰落的，仍然是“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即是那个家庭本身作恶多端和荒淫无耻的结果。而在《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以及晴雯、鸳鸯、香菱、司棋等人的命运悲剧，再也不能用“恶有恶报”的老套子来加以解释了，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美的、善的；即使是凤姐，她的悲剧造因也更多地是由于她身处“末世”。因此，《红楼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只是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而且更超出了那种因果报应的浅薄观念，写出了这个家庭之所以衰败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它突破了历来才子佳人作品仅仅是由于“怜才爱色”才引起的爱情，而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观，并就爱情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艺术描写。

爱情是文艺创作一个永恒的题材，我国古代以此为题材的作品真不知有多少！但所有这类作品，在爱情描写上都脱不了才子佳人“怜才爱色”的套子。例如曾经给明清进步小说以巨大影响的《西厢记》和《牡丹亭》，它们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两部带典范性的作品，但也都明显地烙有这种印记。无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或在幻梦中一见钟情，主要就是因为双方的“才”和“貌”而引起的，所谓“司马才，潘郎貌”，所谓“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无不是“郎才女貌合相仿”的爱情模式。虽然这种爱情在当时也有着反抗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它终究缺乏深刻的思

想基础和社会历史内涵,因而只要满足了门第、身分等方面的条件,便可立即和封建势力取得妥协。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诸如上面提及的《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等,没有一部不是这种爱情模式的产物。

《红楼梦》则不然,还在小说第一回,作者就借石头之口抨击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第五十四回又借贾母之口进一步批驳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一针见血的批评,显示了小说作者何等敏锐的洞察力!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创作实践,和一般的才子佳人作品迥然不同。就说小说以最浓烈的笔触所写的宝黛爱情吧,宝玉之所以选择了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也不是因为美貌(宝钗与黛玉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脾气(宝钗的脾气远要比黛玉为好),而仅仅是因为黛玉从来不和他谈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正因为他俩的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因而他俩的爱情才最终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在这里,传统的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性格一致的爱情婚姻观所替代,这种爱情婚姻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且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红楼梦》不仅提出了新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观,而且在爱情描写上也一反旧小说“偷寒送暖、私奔暗约”的窠臼,真正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感情世界,写出了“儿女之真情”。小说第一回就曾批评当时“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才子佳人俗套小说称不上是真正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则不同,如小说第五十二回写宝玉见着黛

玉,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只是说不出,临走时问黛玉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对此正如一条脂砚斋批语所指出的:“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确实,在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中,这种“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的爱情描写也是其他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再次,在题材选取上,它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戏曲题材因袭的痼疾,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特别是它较之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发扬了以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作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

作为叙事文学的我国传统小说和戏曲,普遍存在着题材层层因袭的弊病。突出者如《西厢记》,从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再到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这中间题材因袭了几个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都是经过了民间的长期流传才最后成书的。《金瓶梅》在这方面虽然要好得多,但它也是从《水浒传》西门庆、潘金莲一段故事演化而来,起码它在形式上还保留了部分题材因袭的痕迹。至于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多数也都是有前人或同时代人的作品和记载为其本的,这有所本便是一种题材因袭。因此,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中,题材因袭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痼疾。

《红楼梦》打破了这种因袭,它把取材的虹管直接插向了生活。《红楼梦》的题材是前人所未写过的,它直接取自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活,《红楼梦》所写的人物,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小说里发生的故事,也是“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甚至是小说人物的许多对话,也“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脂砚斋在评语中对此有大量的披露,证实小说所写都是以作者(包括评者)的“耳闻目睹”为基础的。“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这句话于小说创作虽然有着普遍的意义,但于《红楼梦》却包含了特殊的内涵。在我国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直接、这样真实地写了作家亲身的经历,它反映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深化。

再次,在人物塑造上,它把许多生活中的人第一次带进了文学的

领域,并在具体描写时又打破了我国古典小说传统的传奇式的写法,而代之以新的写实的手法,从而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的艺术典型。

我国早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偏重于记述事件,构造情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刻画往往比较忽视。小说发展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一个明显的进步在于重视了人物性格的刻画,成功地塑造了像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周瑜、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但这些典型大都是采用传奇的手法,即通过强烈的夸张,凸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因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神化”的倾向,其性格特征也显得比较单调、平面,缺乏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得出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传奇”“志怪”的影响。《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完成了从“神化”到“人化”的转变,它们所描绘的人物都具有现实的品格,也较有生活气息和艺术个性,比之于《三国》、《水浒》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究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单一的,缺乏丰富复杂的多重性组合,无论是西门庆还是潘金莲,无论是卖油郎还是杜十娘,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用“好”“坏”二字作判词的;而且这些人物常常是同“劝善惩恶”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仍有着使人物屈从和演绎观念的痕迹。

《红楼梦》彻底摆脱了“传奇”、“志怪”的影响,它把许多生活中的人第一次带进了文学的领域,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刘姥姥……这些人物不仅具有彻底的现实的品格,没有任何“神化”和“半神化”的痕迹,而且作者在描写时完全采用了平实的写实手法,“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本来,生活中的真人就是无比复杂的,决不像抽象出来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那样明白易认。作为生活真实反映的文学作品,理应写出生活的复杂性,写出生活中的“人”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创造出真正有血有肉有生命的艺术形象。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和花袭人,作者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写出了她俩“女夫子”的本质:头脑里充满着封

建主义思想，一心想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的人生道路，完全“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并善于讨好和奉承家族统治者；但同时又写了她俩身上的许多“优点”和“可爱之处”，如薛宝钗，就写了她“行为豁达”、“稳重和平”的一面，袭人，则写了她“温柔和顺”、“有始有终”的一面（根据脂批透露，八十回后还有“袭人有始有终”一回，写她后来如何“供奉”玉兄等等），这些“优点”虽然是同她俩的正统派本质联系在一起，但和历来的小说叙坏人完全是坏毕竟是大不相同的。就是王熙凤这样一个可称得上“奸险”的人物，按照小说的描写，也不是“恶则无一不恶”的，例如她聪明、能干，很有实际管理的才能，又很诙谐，到处谈笑风生，这些又何尝不是她的“可爱之处”？同样，对贾宝玉、林黛玉这类倾注了作者理想的人物，也没有落入前人“叙好人完全是好”的窠臼。例如贾宝玉，他身上有着很深的贵族公子的劣根性，见着自己喜欢的少女就要滥施他的爱情，他和袭人的关系决说不上高尚；林黛玉也是如此，小说写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写她常常“好弄小性儿”，说话尖刻，行动好恼人，等等，所有这些描写，很难说作者不是在写他俩的“缺点”；但正是这种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构成了这些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可信性。

再次，在情节结构上，它摆脱了传统小说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倾向，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宝藏，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并在结构上一反传统小说的线形结构形式，而创造了错综复杂的圆形网状形式。

我国小说发轫于说话，说话是一种靠曲折离奇的情节来吸引听众的技艺，因而早期的小说也都明显地烙有这方面的印记。像最早诞生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所描写的都是重大的军事和外交斗争，情节曲折，悬念迭生，富有强烈的传奇色彩，这也是它们吸引着广大读者的魅力之所在。但由于这些情节过分追求离奇的效果，因而终究经不起人们仔细的咀嚼和玩味。明代中叶以后问世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写日常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情节都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不再像《三国》、《水浒》那样曲折离奇，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金瓶梅》只一味暴露生活中的假、丑、恶，因而其

情节描写又未免流于猥亵琐碎。

《红楼梦》不仅彻底摆脱了《三国》、《水浒》等单纯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倾向，而且纠正了《金瓶梅》只一味津津乐道于家庭生活中猥亵色情事件的偏颇。和《金瓶梅》一样，《红楼梦》的情节也都是从日常家庭生活中提取的：日用起居、饮食筵宴、亲友应酬、社会交际……这里同样没有血与火的征服，力和勇的凯旋；但由于作者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挖掘不平常的意义，使自己的笔墨“不涉于淫滥”，因而平淡无奇之中处处洋溢着生活的诗情，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情节的结构艺术上，《红楼梦》也一反传统小说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而采用了一种远更复杂的圆形网状结构形式。它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庭作为圆心，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是根轴线，而这个家族与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州县等地方官吏乃至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横的方面，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作为轴线，而金陵十二钗及其他各色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命运悲剧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纬线；纵横交错，便构成了如同地球仪般的错综复杂的圆形网状结构形式；而由这些纵横交错的轴线和经纬线所支撑起来的圆面，则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过去，红学研究中曾长期为小说的情节主线争论不休，或云为宝黛爱情悲剧，或说为封建家族衰亡史，两说各执一是。其实这是没有完全弄清《红楼梦》的结构形式而把它也错看作《水浒》、《西游》那样的线形结构了。明白了《红楼梦》的上述结构的形式，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因为一个是纵的主线，一个是横的主线，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人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

最后，在文学语言上，它纠正了以往小说或片面重视书面语言、或过多运用方言土语的弊病，创造了一种生动新鲜、精炼隽永的文学语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我国古代小说较早都是用文言写成，宋元以后，白话小说一支兴起，文言小说仍继续发展。撇开文言小说一支不谈，仅就白话小说来

说,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最早产生的平话小说语言大都半文不白,极少艺术表现力。《三国演义》的语言开始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过渡,其艺术表现力大大增强。但相比后来的一些白话小说,它又明显生动不足,书面语言的味道太重。《水浒传》、《西游记》完全用白话和口语写就,并各自显示了生动传神和诙谐幽默的特点;特别是《水浒传》,已注意到了文学语言的锤炼,颇得炼字的三昧。但总体来说,精炼雅致不够,地方色彩过浓。《金瓶梅》的语言在生动传神、泼辣酣畅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它更多的引进了太偏僻的方言土语,未经很好地筛选提炼,未免失之粗俗和杂芜,生动有余而精炼不足。

《红楼梦》的语言以北京话为主体,适当兼用其他方言;它在学习古人和书面语言的同时,注意学习群众中活的语言,又在博采口语的基础上,重视并善于进行提炼,因而整个语言显示了生动新鲜、精炼隽永的风格特点。曹雪芹是善于创造和驾驭语言的艺术大师,他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就能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形象;他笔下主要人物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使读者仅由说话就能看出说话的人来。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随处可见炼字锻句的功夫和腕力。包括小说里的诗词韵文,也情思绵远、趣味隽永,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而且能很好地为塑造人物的性格服务,做到“诗如其人”,和俗套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三十七回批语)者迥然不同。这一切,使《红楼梦》不仅成为我们今天学习文学,也是我们学习语言的范本。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简述了《红楼梦》对于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要而言之,《红楼梦》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长城”和“金字塔”,它犹如一座丰碑,雄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峰巅。在这座丰碑上,不仅深烙着它对过去文化遗产的历史性继承,而且镌刻着它对我国文学发展所作的创造性贡献。

目 录

篇目表·····	1
前言·····	1
正文·····	1—574
附录·····	575—594

篇 目 表

故事情节鉴赏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3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170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2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187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18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206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8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213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35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22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6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233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54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242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62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251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68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270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74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283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79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295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84	王熙凤计害尤二姐	302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95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317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115	众女儿抱屈叹薄命	328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125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343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131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353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43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360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150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383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58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390

人物形象鉴赏

<p>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正册 403</p> <p> 贾宝玉 404</p> <p> 薛宝钗 418</p> <p> 林黛玉 428</p> <p> 贾元春 440</p> <p> 贾探春 444</p> <p> 史湘云 452</p> <p> 妙玉 460</p> <p> 贾迎春 462</p> <p> 贾惜春 466</p> <p> 王熙凤 468</p> <p> 巧姐 481</p> <p> 李纨 485</p> <p> 秦可卿 488</p> <p>香菱和“金陵十二钗”副册 493</p> <p> 香菱 494</p> <p> 尤氏 496</p> <p> 尤二姐 498</p> <p> 尤三姐 501</p> <p>晴雯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 503</p> <p> 晴雯 503</p> <p> 袭人 508</p> <p> 鸳鸯 514</p>	<p> 平儿 518</p> <p> 紫鹃 521</p> <p>小红和“金陵十二钗”三副册 524</p> <p> 小红 525</p> <p> 翠缕 530</p> <p> 彩云 531</p> <p>芳官和“金陵十二钗”四副册 533</p> <p> 芳官 533</p> <p> 龄官 538</p> <p> 藕官 539</p> <p>贾府的老爷和少爷 541</p> <p> 贾敬、贾赦和贾政 541</p> <p> 贾珍、贾琏和贾蓉 546</p> <p> 贾环和贾兰 550</p> <p>贾府的太太和奶奶 553</p> <p> 贾母 553</p> <p> 邢、王二夫人 560</p> <p> 赵姨娘 563</p> <p>贾府的男仆和女奴 565</p> <p> 焦大 565</p> <p> 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 567</p> <p> 李嬷嬷和赵嬷嬷 571</p>
---	--

附 录

<p>《红楼梦》四大家族人物关系 表 577</p> <p>《红楼梦》版本简介 578</p>	<p>金陵十二钗的排列次序及其 寓意 583</p> <p>“情榜”六十人芳名考录 588</p>
---	---

故事情节鉴赏